

楚辭新注

楚辭新注卷四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同邑 受業路光先校

九章

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
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
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
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自表明也故首章曰
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詩之所明苦心真切如此

而鄙夫迂儒猶有過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爲絕筆乃以悲回風爲結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尙多謬說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己後世猶難況當時哉況其人哉況其文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平聲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

兮命咎繇使聽直

逐

惜者痛也誦言致極愍憂憤懣抒挹而出之也所者誓詞猶所謂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正平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己之罪而降之罰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

爲號者太一之佐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尚書禋於六宗一曰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六宗有數說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嚮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山川名山大川之神御侍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說之曲直欲上天使此衆神明其是非也痛言以極其憂思發憤以挹其衷情總起通篇追述往日進君之言如有非忠則歷指蒼天鬼神以平正而聽曲直也

右一節質之天地鬼神言外見國無人莫我知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肫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由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贅肫肉外之餘肉莊子附贅懸肫是也儇輕利媚柔佞背違也所履爲迹志願爲情顏色爲貌變易相視證驗

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爲不盡忠者所擯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儂媚之態以與衆違其所持者獨待明君之知耳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人君日以親接驗之不遠宜其能相臣也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右二節知臣莫若君往日之忠今猶可驗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今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今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不豫言果決不可保謂必爲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言衆人皆營私爲家己獨先君後己其義相反故爲所仇專心竭忠不與衆兆同趨故爲所讎一心果決全無猶豫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

右三節背衆專君有招禍之道言見疏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

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

越兮又衆兆之所哈

是也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

石也

心鬱邑余佗僚兮

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程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佗僚之煩惑

兮中悶瞀

茂

之忡忡

顛越殞墜哈笑紛亂貌尤過謇詞釋解沈沒抑按白明辨鬱邑愁貌佗僚係失志貌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嘖

有煩言是也詒遺騷經曰解佩纓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

如結繩之爲也號大呼申重悶煩替亂也忤忤憂貌言
我思君之諸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但知盡
心事君不懷貳求寵是以視衆人之懷貳求寵者心若
迷惑不知其所從入之門而無罪見疏本非所望但以
行不羣而至此遂爲衆所笑耳尤謗不可釋沈抑不達
蔽而莫白中情莫察煩言難遺陳志無路故進退惟有
憂愁而已

右四節言旣疏之後尙欲盡忠因念忠而遇罰衆之所
哈此情沈抑自陳無路進退維谷惟有憂悶而已

以上四節爲一段呼天明己之忠而得禍遂至進退維
谷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
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

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

是

殆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

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

自

也衆駭遽以離心

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

去也

杭

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厲神殤鬼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君可思

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明暗不同也此句亦占詞故有

曰字衆口鑠金者衆口讒毀卽堅金亦可銷鑠殆危齏

者凡酢醬所和細切爲齏階梯伴侶極至援引也言昔

余曾夢登天而無船者其占爲但有志勞極而無輔

助終至危獨離異我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離

危殆果如始者占夢之言然歡羹傷熱而吹冷齏懲而

變志人情之常我今尚欲釋階登天則是不以賈禍自

懲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態衆人見己所爲皆驚駭遑遽

以離心則不與己爲侶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

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

進者

乎

右五節言得罪見疏已有夢兆在先明知得禍此心難已故到底不變非是驚衆違俗徼倖萬一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鯀功料用而不就料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生事見左傳禮記鯀事見騷經天問篇不豫見上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言孝子離讒矯直無功自古如此吾嘗聞作忠造怨忽而不察以爲過言者自信忠誠可以感格今日親身離殃乃知爲誠然也左傳曰三折肱爲良醫亦此意也

右六節言作忠造怨自古皆然也

贈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

身而無所假欲儻徊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

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由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

忍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增繳射鳥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尉羅掩鳥網辟
開也與闢同或云謂弩背也儻徊不進貌干僚謂求住
也重增益離遭集鳥飛而下止謂遠遁也橫奔失路妄
行違道膺胸胖半分禮傳曰夫妻胖合也言讒賊之人
陰設機械張布開闢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
懼雖欲側身以避之而尤恐無其處欲儻徊求住恐增
禍遭尤欲高飛遠去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住
乎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爲三者皆不可爲
如背胸一體而中分之其
交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右七節實發進退維谷其痛有難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

日以爲糗芳

擣春嬌猶揉繫精細米播種滋蒔糗精乾飯屑也以蘭蕙申椒爲糧目前如此又願春日種離蒔菊以爲永久之糗芳言不變其素守也本是願春日播江離與滋菊今以爲糗芳此參錯法也

右八節實發不變此志猶有曩之態也

恐情質之不信今故重著以自明橋茲媚以私處今願曾思而遠身

升

質猶交質之質橋舉媚愛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會重也會思所以慮害遠身所以避害

右九節恐情質不信曾思遠害有不能者故重著此篇以自表明應起二句倒敘法

以上五節爲二段言己之得禍有夢在先明知如此雖

進退維谷而此志不變也

右惜誦

此篇卽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之意其寫作忠造怨遭讒畏罪更曲盡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通篇只兩段首兩句總起末四句總結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旣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奇服奇偉之服以喻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鉞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鉞見史記切雲高冠之名在背曰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似明月故以爲名璐美玉名虬螭龍屬言乘靈物從聖帝遊寶所登崑崙皆見所至之高食玉英所養之潔比壽齊光能不朽也

右一段言己之志行芳潔高遠世莫余知若從聖帝登崑崙則能不朽正與下獨處山中相反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一句結上一句起下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

哀

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

車兮方林

公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

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

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激浦余儻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
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汰滯通韻

鄂渚地名今鄂州欵數也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爲欵
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欵乃皆此字緒餘遷在仲春而
猶有秋冬之餘風記時也邸至也一作低者說見招魂
軒輶既低下方林地名舩船船有窓牖者或曰小船上
謂沂沂而上齊同時並舉吳謂吳國榜櫂也蓋效吳人
所爲之櫂如云越舩蜀艇也汰水波船不進而凝滯留
落之意亦戀故都也枉渚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
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
浦亦地名霰雨凍如珠將爲雪者宇室簷仲春山深猶
有積雪也當秋冬緒風涉江而去鄂渚反顧未濟時不
忍便濟沅水擊汰容與凝滯方濟時猶不忍竟濟乃朝
發枉渚夕宿辰陽既濟之後自信端直放非其罪僻遠
何傷及由浦激入林入山前與重華遊者今與援狄居
矣前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者今幽晦雨雪不知有天

地日月矣此
見放之地也

右二段敍見放之時搖落如此所經之地鄙遠如此乃
至江南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正與首段相反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
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
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喜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
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卽莊子所謂子桑
戶羸行謂赤體而行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
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卽此裸行之證以亦用也伍子吳
相伍員子胥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
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比干事見騷經天問四人總說二

句下用忠不必用一句承之人所知也此却將四人分寫兩頭中間二句分應之忠不必用應下兩人賢不必以應上兩人董正也不豫見惜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

右三段幼好奇服窮不變心前世皆然終身守正暢發雖鄙遠何傷之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上聲兮露申辛

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博兮陰陽易位時不當

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露暴申重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御用薄附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遠去鸞鳳日遠重華已去身見放也燕雀巢堂仁賢遠去讒佞見親也辛夷暴而重積之枯於林間身獨處山中也污賤並進芳潔不容也君子小人升沈倒置前世皆然也遭時如此懷忠失志惟當遠去也

第四段總結上文一一照映

右涉江

涉湘江而南也湘江在長沙過岳州洞庭而東行又上沅水發枉渚宿辰陽入澁浦皆在辰州則至江南之野天地齊壽日月齊光初放時志氣不衰及經歷荒涼一無改悔而歎陰陽易位忽乎將行蓋既至放地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